

霍多父子集

李青崖譯

莫泊桑著

集子父多

譯者：李

譯者：李

霍多父子集

著 桑 泊 莫

譯 崖 青 李

一九二九年五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七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莫泊桑全集
卷之五 霍多父子集

實價大洋六角半

著者 莫泊桑

譯者 李青崖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北新書局

目 錄

一 霍多父子

I 一

II 一三

III 二五

二 精神上的痿痺 三一

三 在春光裏 四五

四 負販者 五九

五 聖安端 七五

六 窗子 九三

七、面具·····	一〇五
八 聖米奢爾嶼·····	一二五
九 初雪·····	一三五
十 情語·····	一五五
十一 歸來·····	一六五
十二 悔悟·····	一八一
十三 我的舒爾叔·····	一九五

霍多父子

(一)

在那座半別墅半農莊式的房屋的門前，在那類往日儼然貴族府第而目前祇住富農的鄉村裏的混合式住宅之一的門前，一些拴在天井裏的蘋果樹上的狗，看見了那些被獵丁和村童們拿着的盛野味的袋子，都汪汪地叫起來。在那座兼充食堂的廚房裏，大霍多，小霍多，稅局主任貝爾蒙先生和會計師孟達呂先生，都吃着點麵包，喝着點燒酒，預備動手就去打獵，因為這一天正是開獵的第一日。

那個以自身產業上所有的種種自豪的大霍多，事前早就稱贊他的賓客們可以在他的圍場裏獵得的種種野味。這是一個高大的諾爾曼第人，那些體健臉紅骨格粗大而肩

頭上擱得起蘋果車子的漢子裏頭的一個。半農人式的，半紳士式的，有錢的，受人敬重的，有勢力的，有威權的，他從前叫他的兒子西扎爾霍多讀完了初級中學的功課，使他受點教育，然而却不叫他再求上進，免得他成功一個不關心農事的紳士。

西扎爾霍多的身材，幾乎和他父親的一般高，但是略瘦一點，他是一個很盡子職的好兒子，柔順和悅，對於他父親的意志和見解，極其贊嘆，極其尊重。

那稅局主任貝爾蒙先生，——這是一個矮胖子，他那副緋紅的臉上，顯出許多蜿蜒曲折如同地圖上的河道般的紫色脈經，——他開口問道：

——野兔，這裏有那東西嗎？

大霍多答復道：

——您要多少有多少，尤其是在比沙潔那一帶低而避灣的地方。

——我們從那裏動手呢？那會計師問道。——這會計師是一個肥胖而面色灰白的快活漢子，腆着一個大肚子，緊緊地穿上他在上星期從羅昂買來的那一套簇新的獵裝

衣褲。

——喂，從那邊，從那一帶低而避灣的地方。我們要把那些竹雞趕到平地，然後再去打。

末了，大霍多立起來了。大家便也跟着立起來了，於是都到牆角邊取了他們的獵鎗，仔細審查他們的獵具，拿他們的脚在地上踩了幾下，使那些還沒有被體溫所軟化的硬底鞋子格外鬆動一點；隨後他們都出來了；而那些拉着繫在頸上的繩子騰躍的狗，都像擊空一般舉起了那些搗子，一面用尖銳的聲音狂吠着。

大家都向着那一帶低而避灣的地方走。那是一道小的山峪，或者竟不如說是一片地質不良而起伏曲折的地面，因為地質不良，所以並不耕種甚麼，祇看見裂開了一些土坑，長滿了一些薇蕨，就成了最好躲藏野兔的地方。

這些獵人都散開前進着，大霍多守着右端，小霍多守着左端，兩位賓客都夾在中間。那獵丁和那些拿袋子的童子都在後面跟着。這正是大家等候那第一響鎗聲的莊嚴

時候，大家的心，都不免略略跳躍，而那些感着焦躁的指頭兒，都時時摸索鎗上的扳機。

忽然，那一響鎗聲已經響了！大霍多放過了。大家都停止了脚步，並且看見了一隻竹雞，牠正從一羣急飛而逃的道伴裏脫離出來，墜在一個土坑的草叢裏。那個受了興奮的獵人動手跑起來，洒開了脚步，排除了那些絆脚的荆棘，末了，他自身也因為尋覓那獵得的蟻蟲兒，在那荆棘叢裏埋沒了。

幾乎又有第二響鎗聲，立時必八了一下。

——哈哈！貝爾蒙先生高聲說，他已經在那裏面，擲出一隻野兔了。

大家都望着那叢望不透的枝葉等候着。

那會計師拿兩手闔在嘴唇前面喊着：『您都給住了嗎？』大霍多沒有回答；於是小霍多回轉頭來對着那個獵丁說：『約瑟，你去幫他老人家一下罷。應當成行走才好。我們在這裏等候。』

於是約瑟這個乾瘦露骨的老頭子，便用一陣安穩的步兒走向前去，於是到了那個土坑裏，一面帶着狐狸式的小心尋覓那些可以置足的當兒。隨後，他忽然高聲喊道：

——哎呀！快點來！快點來！出了亂子了。

大家都跑起來，走到那荆棘叢裏了。大霍多側面倒在地下，不省人事，雙手捧住了自己的肚子，幾道長而紅的血，從肚子上，經過衣服上的那個被鉛子穿成的窟窿流到草上了。原來他先頭鬆了他的獵鎗，去拾那隻死在他前面的竹雞，誰知那鎗掉在地下，却由震動作用，撞燃了鎗筒裏的第二出子彈，這出子彈便打穿了他的肚子。他們拿他從坑裏搬出來，給他解開了衣裳，便看見一個拖出來一些腸子的可怕的傷口。於是，他們在胡亂地給他包紮好了之後，便拿他送回他家裏，等候那個和一個教士同時都被人尋覓的醫生。

那醫生到了之後，便嚴正地搖頭，末了，他回轉身軀，對着那個伏在一張椅子上

嗚咽的小霍多說：

——可憐的孩子，這件事不會有好的趨勢。

但是等到用繃帶包紮妥當的時候，那受傷者的指頭動了，嘴巴張開了，隨後眼睛也張開了，用那混亂而可怕的眼光向前面瞧着，隨後彷彿在他的記憶力搜索，彷彿想到了，彷彿明白了，末了他喃喃地說：

——見鬼，成功了。

那醫生握住他的手：

——但是還沒有，但是還沒有，祇要休息幾天，就不要緊了。

大霍多接着說道：

——成功了！我的肚子打穿了！我很明白這樁事！

隨後忽然又說道：

——我要和我的兒子談幾句，倘若我有時間。

小霍多雖然極力忍住，却依然流着眼淚，並且像一個小孩子似地重複地喊着：

——爸爸，爸爸，可憐的爸爸！

但是那父親却用安靜一些的聲音說道：

——趕快別哭了，這不是時候。我有事和你談。你坐在那裏罷，近一點兒，一下子就說完了，那末我就可以安寧一些。各位好朋友，請你們給我一兩分鐘。

大家都出去了，祇留下那兒子對着那父親。

一經祇有他們父子兩人在那屋子裏頭，大霍多便說道：

——聽罷，孩子，你有二十四歲了，我可以給你談那件事。並且在我們現在要談的事情裏面，也沒有多少的祕密。你的娘死了七年，這是你明明白白知道的事，不是真的嗎？我現在不過四十五歲，成家的時候正是十九，這又是你明明白白知道的事，不是真的嗎？

那兒子口吃着說：

——是的，這是真的。

——你的娘死了七年，於是我守着鰥居的生活了。唉！像我這樣一個男人，是不能守鰥居生活的，不是真的嗎？

那兒子回答道：

——是的，這是真的。

那父親喘着氣，縐着那副灰白色的臉，繼續說道：

——上帝，我真疼痛！既然如此，你應當懂得。男人不是爲單獨過活而生的，但是我那時候沒有能設法一個女人繼續你的娘的地位，因爲我對她早就答應了這樁事。

那末……你懂得嗎？

——懂得的，父親。

——所以我就在羅昂弄了一個小女人，住在埃及貝爾朗街十八號四樓第二個門裏，我拿詳情告訴你，千萬不要忘記，——但是這個小女人，對於我異常地可愛，和

講忠實，一個真的良妻，不用多說。你理會嗎，孩子？

——理會的，父親。

——那末，倘若我一走，我應當給她點東西，但那是一點兒可以庇蔭她的正經東西。你懂得嗎？

——懂得的，父親。

——我告訴你，這是一個正經女子，但是這個正經女子，倘若沒有你，沒有你的娘的紀念，又沒有我們三個同居過的這所房屋，我早已可以引她到這裏了，並且也娶了她了，照穩固的辦法……聽呀……聽呀……孩子……我可以立一份遺囑……但是我却絕沒有立！我沒有肯這樣辦……因為不應當寫這些東西……那類的東西……對於那些合法的人太有妨害……並且把甚麼都紊亂了，使大眾都墮落了！你看見嗎，永不應當有那粘了印花的紙，永不應當用牠。我之能設有錢，就是我生平從沒有用過牠。你懂得嗎，我的兒子？

——懂得的，父親。

——再聽我說。好好地聽我說……所以我沒有立遺囑……我沒有肯……並且我知道你，你的心很好，你不是貪鄙的，不是慳吝的，不用多說。我從前對自己說過，我到臨終的時候，再來拿這些告訴你，並且要求你不要忘了那個小女人；——伽珞玲朵芮，埃及爾朗街十八號，四樓第二個門裏，不要忘記。——並且，再聽我說。我走了之後，趕緊就到那裏去，——並且你得想個辦法，使她不至於怨我沒有記心。——你是有錢的。——你能穀做這樁事，我留給你的不少……聽呀……尋常日子尋她不著。她在德鄰街的穆洛太太家裏做事。你在星期四到那裏去罷。那一天他等候我。那是我的日期，自從六年以來。可憐的小女人，她會哭嗎！……我拿一切告訴你，因為我知道你，我的孩子喲。那些事情，我不公開地說，既不告訴會計師，也不告訴神甫。這是可以辦到的事，誰都知道，但是非到必要的時候，就不必說。那末，除了家庭以外，沒有一個外人會知道這個祕密，因為家庭，就全體而言，還是一個人罷。你懂得。

嗎？

——懂得的，父親。

——你答應嗎？

——答應的，父親。

——你發誓嗎？

——發誓的，父親。

——我央求你，我央求你，兒子，不要忘記。我堅持這一層。

——不會忘記的，父親。

——你要親自去。我要你保證一切。

——親自去，父親。

——並且，你將來會聽見……你將來會聽見她要給你說明的一切。我自己，實在不能多說了。這是發過誓的了。